

一部写透广州六十多年历史及文化演变的长篇巨作

羊城烟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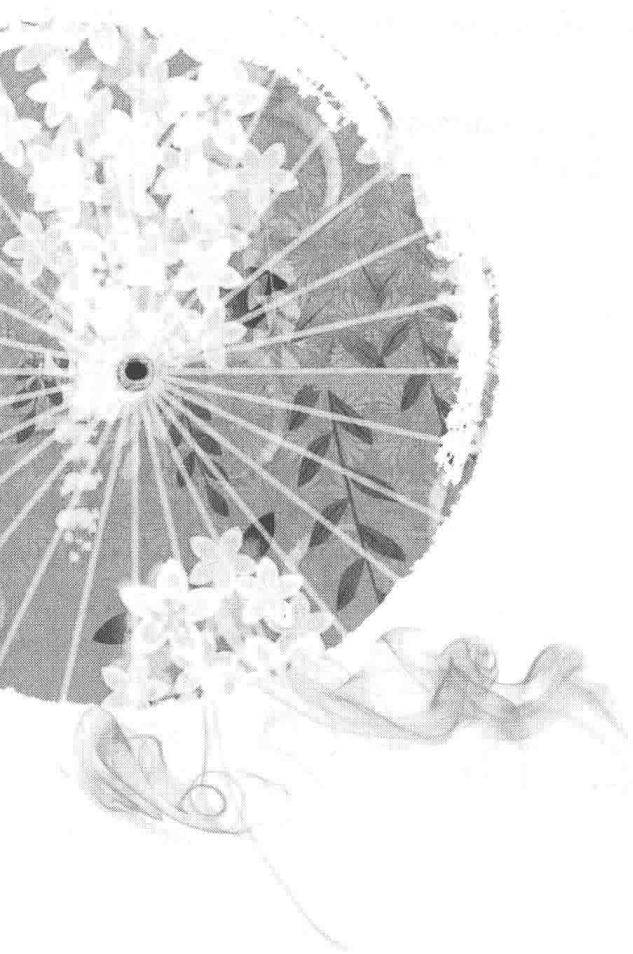
羊城
画

梁凤莲 著

一对姐妹与一座城市的命运交织
一个家庭与一个时代的精神变迁



南方出版传媒
羊城出版社



羊城烟雨

梁凤莲 着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羊城烟雨 / 梁凤莲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60-8170-3

I. ①羊…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7965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加联 许泽红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设计]

书 名	羊城烟雨 YANGCHENG YANY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7.75 1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永远要像你不需要金钱那样地工作，永远要像你不曾被伤害过那样地爱，永远要像没有人在注视你那样地跳舞，永远要像在天堂那样地生活。

——马克·吐温

序一 广州的书写

阎真（著名作家、中南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性格，表达出来就是文化。

北京是“天下国家”型的，跟出租车司机聊了不到三分钟，总会说到种种政治秘闻，仿佛刚从中南海下班出来。上海则没有这份激情，大家关注的是当下的生活，这是人生的本质，不关注那是傻。

广州呢？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南大门，她的性格似乎很难概括，因此城市的性格在文学中也没有得到像北京、上海那么强有力的表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文化的遗憾。

梁凤莲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她的《西关小姐》《东山大少》，在使广州得到文学表达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这一本新作《羊城烟雨》，更是把这种表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广州的文学，本来是不擅长写历史的，历史感的淡然，似乎是写广州小说的特点。这在我看来也不算什么缺点，生活就是生活，没有必要一定得上升到天下国家，才有沉重的文学分量。《红楼梦》就是写日常生活的。

梁凤莲以前的小说，也是以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可这一次，她的这部新作，还是有了更沉重的历史意味。雨芊、雨荇两姐妹的命运，既是女性的命运，也是广州这个城市的命运。几十年城市的波诡云谲、烟云变幻，在两姐妹的生命舒卷之间，也徐徐展开在读者面前。把城市的性格融入个人的命运，应该是这部小说的精气神所在。

北京的性格是天下国家，与之相匹配的艺术是京剧的洪钟大吕；上海的性格是日常岁月，与之相匹配的艺术是越剧的轻柔典雅；广州的性格跟粤剧是什么关系？因为不懂，不敢妄言。但《羊城烟雨》我还是看懂了，在你被人物命运带进某种氛围的时候，广州这个城市的意味，也在你心中一点一点荡漾开来。

序二 书写广州的粤味记忆

温远辉（著名评论家、羊城晚报副总编辑）

这是一种缠绵的细碎的书写。书写的对象是既新潮又古老的广州城，是作家记忆里粤味十足、习俗民情很地道很市井味的一座商都，一座充溢熟悉的气息、满布爱恨情仇的家园。作家写下了广州城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60 多年历史的沧桑变化，更写下了平凡卑微市民命运的沧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他们情与爱的沉沦、搀扶和相守，他们心灵的卑弱，却总是顽强地透出人性的微光，就像南国的天气，总是风雨不断，却四季暖意不绝。透过作家的缠绵的细碎的书写，我看到广州城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我熟悉的是我看到感受到的新潮的一面，我陌生的是它另一面的古老。而挥之不去的古老的味道，才最令人遐思和着迷。我仿佛看到，进入时光隧道的广州城，变成斑斓的碎片，如同深深的小巷，雨水清扫过石板路面，树影斑驳，清幽的履声响起，怀旧的、相思蚀骨的气味，由远而近飘荡过来……

这样的阅读感受真的很粤味，当然，也很梁风莲味。因为，它正是梁风莲的长篇小说《羊城烟雨》带来的阅读效果。

梁风莲是广州土生土长的作家，准确地说，是生长于西关的才女。她是文学博士，曾出国访学，是出色的学者，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著名画家卢延光老师赞誉她是“中西合璧的女作家”。于文学而言，她是多面手，写过文学评论，写过散文，写过长篇小说。她写评论和散文，分别出过文集多部，文字数量惊人，成就也惊人。仅长篇小说而言，便已创作出版了三部，分别是《巷变》《西关小姐》和《东山大少》。这部《羊城烟雨》则是《羊城烟雨四重奏》系列中的第三部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梁风莲是从不恃才傲物，只会勤勉用功的模范劳动者，像一只蜜蜂，不停歇地采花酿蜜，酿学问之蜜、文学之蜜。我曾以为，她的采酿过程是快乐的，后来才惊觉，快乐只是表面，是花开灿烂的一面，而底里却是惆怅的、感伤的，甚或是忧郁的、忧伤的。曾德雄博士在评述她的文集时，说她有“强烈的悲情，悲情的背后是不自欺，是对真实人生、人性的细腻体味”。“悲情”二字，放在一位城市里的现代感强烈的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学者型女作家身上，着实会骇人一跳。但我以为，这评说真是洞若观火、入木三分了。其原因就在于，梁风莲用情太深。我指的是，她

对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这座她和家人、祖先共同的家园用情太深。深深的情感唤起她的责任感，责任感又带给她些许焦虑，甚至自愧和自责，当然，也会有自励和自诩。

在这部作品的后记里，梁凤莲说：“我真心不想我的城市的过往，一点点地褪色，一点点被遗忘。”而在书的创作谈里，她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创作构思，自己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对人生的体认。她认真地、细致地剖析自己的心灵，诉说自己缠绵悱恻的情感。她说：“因为广州那么独特、那么有意思的生活从来存在，也应该在文学的书写与表达中存在。”“我需要通过这样的书写，找到故乡真正的归属感，找到我们广州人跟这座城市关联的以及相互依存的理由，这不是复制、假设所能到达的。”“在书写中让昨日重现，只是想探讨这座城市史的过去的生活构成与过往的肌理，在想象与回忆中体验广州不同人的经历的层次与维度，而小说则是这两者，关于探讨与体验最好的融合。”她还说：“‘通过凝视的透明减轻命运的重负’就成了我写作这部小说时的指南和力量。如同书写广州的记忆是我的持守。”引述她这么多的话，皆因收录书中的创作谈的信息量很大，值得细细阅读，认真揣摩。里面说的是创作谈，也不啻是作家的心灵史；既是解读作品的钥匙，也是了解作家思想和心灵的神秘的花园小径。创作谈有一个颇有意味的题目，叫《青春永远忧伤》。是呀，从这里，我读出了作家的缱绻、眷恋、抉择以及决绝。而这些，在作品中都可以得到一一印证。

许多年来，我一直对梁凤莲心存敬重，这不仅是因为她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成就令我慨叹，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和情怀，她对理想的坚持和甘于寂寞、默默持守。她孱弱多病，看似柔弱的身躯，却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以近乎执拗的偏执的姿态，守护自己对一座城市的情怀，并且坚持不懈地研究和书写这座城市的生活、历史和文化。对广州这座城市，她始之于研究，继之于散文描述，最后是用长篇小说来进行全息全景的动态呈现。仿佛她这一生就是要承担这个使命，她为此进行长期的学术准备，储备知识，丰富学养，然后通过散文进行文学尝试，激活自己的感悟力和磨炼自己的表现力，期间，还藉写作文学评论来砥砺、梳理、校正自己对广州历史文化的认知和哲学把握。她用相当长的时间来构思人物关系、命运和情节，思考如何准确把握和精准表达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精髓。所以，后来进入长篇小说创作，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了。算下来，她为此坚持了十几二十年了。这是怎样的坚忍的心劲和执着的毅力啊。“聪明的或者得势的作家比比皆是，而我只是想在书写里作一个偏执的热情的痴迷者，始终认为书写广州，就是想让这些文字负载一些任务，也许这是徒劳无功的所谓的使命，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无比艰苦的过程，但是我还是要怀着信心，并且不能懈怠，坚持到不能坚持为止。”这是她的心

声，也是她创作经历的写照。

广州是有韵味的城市，是值得大书特书、寻幽探奇的地方。这座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古老又时尚的都市，掩埋了太多精彩的故事。相对于它的文化积淀和多次历史关头风云际会的重要作用来说，文学的表现真是太弱了，尤其是长篇小说，至今仍无法与之匹配。虽然有不少的作家，用生花妙笔描摹过它的风采，传递出它迷人的气息，远的如欧阳山，近的如何卓琼、张梅、张欣、杨万祥、叶曙明等等，这些名家笔下诞生过妙文佳作，也有过宏制佳构的大作，比如《三家巷》，比如《破碎的激情》，但总的来说，还是太少了。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大家都认可，那就是若非与之心气相通的本土人，若非在此浸淫多年，真正熟悉它里外一切，和它也心气相通起来，是无法写好这座城市，写出它的内里乾坤，写出它的风情和神韵。我在广州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个游客，是寓居者，无法走进它真正的天地，喜欢它，却总觉有无形的隔阂，总是皮泛式的、雾里看花式的感受。如同走进西关旧巷老街，街景是熟悉的，空气也是熟悉的，却只能溜达在外面，走不进深宅大屋、市井人家，至多是隔着趟拢，打量内里两眼，不可能获知其堂奥，也不会有息息相关、心气相通的感觉。根源就在于语言的隔阂，以及其文化的多元繁杂，让人无所适从，无法以旧的审美标准和习惯来评判它适应它，找不到审美言说的方向。其实，这正是广州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慧黠所在，它将许多试图向其献殷勤者绊倒在趟拢前，让他们踟蹰不前，抱惭而去。这也说明一个无情的事实，非本土作家似乎难以堪当大任。这也是大家不断期待愿意致力于创作本土人文风情作品的本土作家出现的原因。而梁凤莲的出现正当其时，她的自身条件，她的努力，她的成绩，获得了大家的期许，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一部作品，要深刻地反映广州，表现鲜明的地域特色，离不开对东山和西关的描述，如民间所言“东山的少爷，西关的小姐”，这两处区域寄寓的东西，太多了太深太厚了，已成为传统广州的缩影。写广州百年沧桑及时尚风俗，笔下不涉及东山、西关，几乎不可想象，尤其写广州商贸对外交流历史、商战文化、市井人家生活、岭南风情广府文化，更是少不了西关。一句话，西关这一方水土最粤味，最适合寻幽探奇了。西关隐藏的故事，西关的风采，西关的韵味，西关的独特魅力，不仅让寻访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让作家流连忘返。梁凤莲深谙其理。她长篇小说里的人物活动舞台，基本是以这两个区域为主要范围，而且定位明确，你看，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是《东山大少》，另一部则是《西关小姐》。而这部《羊城烟雨》也是以西关为背景来书写的，只不过它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更大些，从西关的西华路入笔，写到大德路，再往东，写到东山、杨箕村、珠江新城，往西，写到佛山的岭南新世界，时间跨度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虽然如此，这部作品却并非采

用宏大叙事的架构，作家对这座城市六十多年里发生的大的历史事件一一捕捉，使作品具有了坚实的时代背景，但作家着眼点兴奋点并不在那些大事件上，而是普通人家的市井生活，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样的生活形态是琐碎的、缠绵的，而不会是黄钟大吕、激情四溢，但恰到好处地写出西关人家本真的、原汁原味的的生活，写出西关人家的万种风情。

比较上面提到的三部长篇小说，可以看出，作家在结构安排、人物设置、地域文化表现等方面是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的。《西关小姐》是围绕着女主人公若荷来展开的，线索较单一。《东山大少》主要以史家父子三人为叙述中心，全篇以男性为主，带出八位男性的故事，最后以一位女性的故事来收束，结构及人物关系已趋向繁复，呈现开放形态，如同桔子的剥开，颇见异趣。《羊城烟雨》围绕着三户邻居人家来写，雨妈家母女三人，卢家父母及两兄弟，江家母子，由此带出海内外关系，城里乡下关系，三姑六婆、亲亲戚戚关系，如西关的街巷里外通连，又四处辐射出去。全书的结构又分上下两部分，分别以姐姐雨芊和妹妹雨苻的角度来书写，形成对比式结构。所以，《羊城烟雨》更见饱满，显示出作家创作上的日益成熟。围绕三家人而罗织故事的结构，颇有《三家巷》的神韵，是新时期的“三家巷”。

一部小说，除了精彩的故事、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之外，必然还有文化上的哲学上的蕴意，使之成为作品的“魂”。《羊城烟雨》的“魂”就在于街市草民的坚韧的生命力，在于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在灾难和不幸面前表现出来的善良、宽容、豁达和勇敢，在于他们对良知和人性的顽强守护。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尤为成功，尤其是雨妈和雨芊雨苻，集中了作家的人物理想，美丽，端雅，坚强，智慧，大气，是为人处事看似随和，云淡风轻，内心却是不轻易妥协、十分骄傲，宁愿被伤害百次，也不去伤害别人，不愿别人怜惜自己身上的伤口，却独自骄傲地舔舐内心的伤口。她们用心承诺，用心相守，气质何其高贵，就像传统西关里，满城争赏的素馨花，素朴，洁白，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她们让作品流溢出诗意，让作品粤味浓郁，呈现出南国的气派。

对这部作品，我不能以流俗的方式去评头论足，也不能冒充行家去导读。道理很简单，谁愿意在欣赏电影电视时，有人不识趣地透露剧情，或者在旁边不停地聒噪呢。我只能拉扯些闲话，权作资料，聊供补白。

梁凤莲说她希望她书写广州的文字“有温情和暖意”。我以为她是做到了。她的书写，成为这座城市的本土文学符号，让时间回流，让记忆充满粤味，并且充满了温情和暖意。

2016年初冬于穗

序三 隐藏在时间背后的柔韧美学

——读长篇小说《羊城烟雨》

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梁凤莲继《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之后，沉潜多年，很“走心”地写出了《羊城烟雨》。这部长篇小说固然如前两部作品一样，写的是“本土题材”，可《羊城烟雨》呈现了凤莲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心灵成长”，具体表征是小说写出了其过去的作品早已约略隐现而尚不太深切的对于人生美学的思考，作品已经超越了“本土题材”的某种拘限，而显示出它完全具备进入文学“公共空间”的特质；它讲的是隐藏在时间背后的柔韧故事，以及所蕴含的柔韧美学，这是很“岭南”的，而其人生思考又不仅仅局限于“岭南”。

作品的主人公雨芊、雨苻，是一对姊妹，“苻与芊，都是水里的一种草，水流下的一种生物，它们必须活在一种优美的流动的滋养里，水灵水润的”，这是书中的话，而雨芊和雨苻，也正如水草一样，在“流动”的历史中柔韧地活着，而历史的“流动”，不一定总是“优美”的，很多时候，它裹挟着千千万万的人，人在其中浮沉、漂流，甚至呛水、挣扎，有时候不由分说，一个巨浪猛然袭来，人是否具有柔韧的心性就成了能否活下去的关键。这样的故事，很有珠三角的“水乡质地”，人物是水灵水润的，情节也是顺着时间或逆着时间地顺叙或倒叙，构成了涵盖面较大的历史张力，也形成了类似于线装书出现之前的“蝴蝶装”结构，上卷为“姐姐雨芊的故事”，下卷为“妹妹雨苻的故事”，上卷的时间是从1950年代写到2010年，下卷则从2010年回溯至1960年代，这一对姐妹花，如水草般柔韧地存活于“波澜壮阔”的年代，她们各自的故事，时而胶着在一起，时而分途衍化，相互对照，适成“互文”，一部在手，犹如翻阅一本“蝴蝶装”书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父祖辈、同龄人，还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邻居们，也一同经受着“时代的考验”，一起见证着西关、广州城、珠三角乃至全国的超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姐妹俩与其周边的亲友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一切为了卑微地“活着”，一切为了身边人得以“挨”得下去，一切为了在历史的“夹缝”里求得一步一步的自我成长，故而，在书中，令人深感凄怆的生离死别，活像蚂蚁般的忍辱偷生，以及暗生情愫而如镜花水月，

身心破损却又以淡定的姿容、不失尊严的举止示人，诸如此类的“戏码”一一上演，读来不禁哀感人世之无常、庆幸人与人“心照”之可贵，全书折射出一种特定时代映衬下的生命本真形态。

生命的本真状态，每每在疾风暴雨、炎凉不定的社会环境里得以不被“遮蔽”而有条件地呈现。在风莲的笔下，芸芸众生，好人居多，他们遭遇时代的淘洗，很多时候，是很无奈又很无助，可身份的卑微与生命的高贵成了一个“二元结构”，而对自尊的维护，对他人的体贴，对自我成长的期许，对柔韧地生存的坚守，都是能够维持这个“二元结构”在艰辛中“运转”的“活性养分”。他们因之成为不无缺点的好人，他们各自的人生因之具有人性美的特质，他们各自的故事因之而分别诉说着“柔韧”的奥秘。

可一切的一切，都已经隐藏在时间的背后，成为雨芊、雨苻一家的家族记忆，同时，也是属于她们所寄居的广州的城市记忆。风莲在探寻着一种书写家族记忆与城市记忆的文学方式，它不纯粹是家族记忆，也不纯粹是城市记忆，而是两者的“交乘”，产生出一种“乘法”效应，家族记忆中的城市变迁，城市记忆中的家族命运，交相映发，相得益彰。这可以视为风莲的叙事策略。

因而，小说内含三个层面：变动不居的历史，阴差阳错的人生，柔韧不屈的心性。这三个层面并非“板结化”的，而是类似于“长河小说”的写法，在时间的“长河”里，故事如滔滔江水，时而低回，时而澎湃，涌动着，翻腾着，所有的人与事在其间也随之涌动、翻腾。所以，整部小说隐藏着一个最大的角色，那就是“时间”。它改变着一切，它是如此“诡异”，又是如此“多情”，甚至是，它可以如同“翻烧饼”一般将芸芸众生置于它的“魔法”之下，变着“花样”地从昨天走来，走进今天，迈向明天。

书中的雨芊有一句话：“我们这代人的光影大部分将隐藏在时间背后。”不管是姐姐雨芊，还是妹妹雨苻，她们的故事，顺着来从1950年代讲述到2010年，或者倒过来从2010年回溯至1950年代，在在呈现着“变动不居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风云，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转型，等等，是西关的，是广州的，是珠三角的，也是全国历史变迁的“曲折而浩大的流程”。

雨芊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西关，刚来世上，父亲已经远在“天边”。其时，孤单的母亲怀着双胞胎女婴，遭遇难产，雨芊居长，几乎没命，幸得助产士抢救过来，而同一胎的妹妹则夭折于母亲腹中。作为妹妹的雨苻，比雨芊小了好几岁，是父母日后在一个近乎“地下相会”的境遇里结合的产物。她们的父亲，本是一介书生，曾经任职于报馆，才华出众，可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成了“劳教人员”，先是发配西北，后来又遣送韶关，再后来打发回原籍广东南海，活像一个“器具”，不停地被挪

置。母亲，本是小学教师，娘家人多定居香港，而她背负着“劳教人员”老婆的身份，忍辱偷生，抚养一双女儿，还要照顾日渐年迈、身体日差的公公。夫妻离散，哪怕丈夫历经磨难回到原乡，雨妈也只能从西关到南海去“偷会”雨爸，雨苻的出生端赖于此，时在六十年代初。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营养不良，加以身体素质较弱，雨芊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右腿乏力，行走不便。上小学四年级时，幸得一位医生的医治与呵护，雨芊的病情得以稳定并未恶化。在那个父亲“缺席”、母亲艰辛“挨”日子的童年时期，身有残疾的雨芊，还背负着“黑五类”子女恶名的恶名，其状可怜，而出身铁路机务段的邻居小哥哥，根正苗红，却毫无机心，尽管也帮不上大忙，可面对日常生活里的琐琐碎碎，帮上一点小忙也足以让人深感暖心，雨芊正是在如此这般的邻里生活中渐渐长大，见证过“白卷英雄”的出现，算是读过书，算是就过业，也勉强算是在内心深处“恋过、爱过”而不见得有何正式的结果，但也还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情缘”；时光就这样流淌着，时光在“雕刻”着雨芊的容颜，时光也在考验着雨芊的耐受力与坚韧性。然而，她在领受着无情的岁月的同时，也感受着人与人心灵间的可以融化郁结的暖意，这是变动不居的历史最值得缅怀的“诗情”。雨苻的故事，比雨芊的多了一些色彩，她毕竟比姐姐小了几岁，姐姐“赶不上”的机缘她刚刚可以赶得上，比如读大学，比如更为体面地就业，比如拥有一份世俗的“成功感”，等等。但无论如何，姐妹俩互有差异的生命故事却在历史的层面上大致“同质”，都有一种随着变动不居的历史而呈现出来的凄酸，都有一种面对历史变动的无奈，也都有一种虽然缺乏亮度却又不无亮色的人世“小确幸”。

凤莲对历史并不悲观，其笔下的人物故事，印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固然需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可是，更为重要的是，人性之美总会存在，再怎么艰辛，再怎么难挨，总会有“挨”得下去的路数，卑微的身份没有什么，高贵的生命才是值得为之“挨”下去的最大理由。而在“挨世界”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点滴之恩，关键时刻的一声问候，困顿不堪时的“些许”援助，等等，对强化人性的柔韧度大有“奇效”。雨芊、雨苻的故事，充满着这样的叙事因素。这是《羊城烟雨》令人读来感到冷世里有暖意的地方。

当然，冷世里不免出现很多阴差阳错的人生。这类故事构成了《羊城烟雨》的故事主体。且以雨爸为例。雨爸的经历是雨芊、雨苻们家族记忆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位昔日报馆里的才子，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被划为“异类”，成了“劳教人员”，其整个家庭顿时陷入困境，尤其是讲究“出身”的时代，这一点给他的家人尤其是下一代造成极大的困扰和焦虑。而一家之主，被硬生生地“抽离”出来，其本人也成了这个社会的“赘馀”，广州而西北，西北而韶关，韶关而南海，多地流转，本来生性敏感的书生却只能将种种非人的感受埋藏心底，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令自己

的家人“好过”一点。这个文弱书生，竟然冒起险来，偷渡香港，不期然遇到施以援手的恩人，得以在新界藏身。本来，他对雨妈深爱有加，活着回到故乡，是为了妻子和女儿，还有病病怏怏的老父亲，可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跟恩人的女儿成亲，重组家庭，再生生儿育女。他重组一个家庭，为的是希望能够有能力救助自己的原有家庭，能够给他们悄悄送去某些生活必需品。这简直是一个悖论，是造物给雨爸开的一个很大的“玩笑”。如此阴差阳错，可以想见，一个巨大的难题已经横亘于雨爸面前。雨爸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活在人生的“夹缝”之中，且不说动机如何，其行为举止不无可议之处，其性格也不无弱点甚至是缺点，可是，他并非无情无义，雨妈她们确实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南风窗”而生活略有改善。这类故事，在当时的珠三角地区并不鲜见。其实，雨爸的形象还可以写得更丰满一些，他内心的矛盾、不安、内疚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安慰”，都可以再深入描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呈现人生的多种真实面向，《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名著恰是范例。凤莲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个要点，并有所尝试，希望日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回到《羊城烟雨》文本，该书写雨芊、雨苻的爱恋故事，她们各有所爱，却也爱得含蓄，或者隐而不发，或者错过时机，可又很执着，很痴情；在那个“禁欲”的时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与现在的年轻人相比，简直是不得要领，正是不得要领，自不免就产生不少阴差阳错的故事；再加上还有不少机缘以外的因素明里暗里“发酵”，如随着改革开放，北方姑娘南下广州，自己对心仪的对象尚未开口，对方已经被爽朗的北方姑娘“捷足先登”，只好徒叹奈何。南方女子在爱恋方面有其“弱势”，可正是这样，她们在情场上的矜持与谨慎，却是“岭南叙事”的颇有特色的部分。她们很温柔，也很柔韧，内敛而不失风度，内热而持守分寸，南方的故事有其迷人的朦胧感与“润泽度”。

生活在一个跨度较大的“历史流程”里，雨芊、雨苻的人生，有不幸，有挫折，甚至有不少酸楚，可她们不仅见证着历史艰难地前行，而且在各自的人生航道上也算避过了不少急流险滩，载浮载沉，柔韧地成长。对于这一点，雨妈从自己的两个女儿的成长史有独到的感悟。雨妈，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高于雨爸。因为，凤莲所发现的“柔韧美学”，不仅体现在雨芊、雨苻身上，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雨妈的所有经历之中。她的丈夫，含冤被驱遣在先，离家重组家庭在后，这对于一个家庭主妇而言，都意味着接踵而来的“灾难”。一个知识女性，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不得不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不得不以自己文弱的身躯承受家庭变故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其内心的悲哀、无助、凄凉，可想而知。可是，雨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忍受了本来不应到来的一切，她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两个女儿还有公公有尊严地活下去，她将身为职业女性正当的人生追求深埋心底，她善意对待周边的每

一个人，更为难得的是，她吞下了身为女人、妻子、“黑五类”老婆、丈夫身边又有一个女人的种种的屈辱，淡然地活着。这是岭南文学史上少见的女性形象，这是现当代小说史上少见的“母亲”。雨妈因为爱着含冤受苦的丈夫，因为护着已经变得凄凉的家，这一位原来的小学女教师能屈能伸，以自己灵巧的双手做女红，帮补家用，而别人一点一滴的帮助，她都铭记在心，时代一点一滴的进步，她更是敏锐省察。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七十多岁的雨妈回顾前尘，心心念念于变幻的风云和“好彩”活下来的桩桩件件的往事，淡然说：“（雨芊、雨荇）她们俩都不是幸运儿，好在还算有惊无险，所有的惊惊乍乍，都归复平淡无奇，到头来还有安稳，就是比较好彩了。这么说来，也还算是幸运的。”本来是造化弄人，而苍生何辜要遭受那么多的磨难，可雨妈以柔韧的心性“消化”了生命中的种种“不幸”，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阅历，转化为自己的人生财富，转化为评判时代进步的一把“尺子”。雨妈没有宗教信仰，她们那一辈人在“扫四旧”的语境里生活，几乎没有机缘接触宗教，可是，雨妈却有一种佛家常说的“平常心”，她对“幸运”的理解就归结为“平淡”与“安稳”。她与命运“讲和”，这是岭南人的一种精神气质，既不屈服于命运，又并非“刚烈”地而是柔韧地面对命运的考验，最后在可以消化一切的前提下跟命运“握手”。

风莲从雨妈等人身上深切地发现了这样一种人生美学。雨妈拥有一份淡然和坦然，她感知到人生在风雨雷电之后尚然可以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澄明心境。这不是哲学，却耐人寻味。

2017年3月3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CONTENTS

序一	广州的书写	阎 真 / 1
序二	书写广州的粤味记忆	温远辉 / 2
序三	隐藏在时间背后的柔韧美学	董上德 / 6
上卷	姐姐雨芊的故事	/ 1
	引子	/ 3
	一九五〇年代	/ 5
	一九六〇年代	/ 33
	一九七〇年代	/ 47
	一九八〇年代	/ 71
	一九九〇年代	/ 96
	二〇〇〇年代	/ 114
	二〇一〇年代	/ 118
	尾声	/ 126

上卷 姐姐雨芊的故事

